

情劫

当代农村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1978—1994

第 1 卷

周彦文
主编

广州出版社

情劫

当代农村情爱

1978

小说精品大系

1994



花子金

周彦文

主编

B卷

《情劫》编者说明

一、本大系 A、B、C、D 四卷，从 1978—1994 年的绝大部分文学刊物中精选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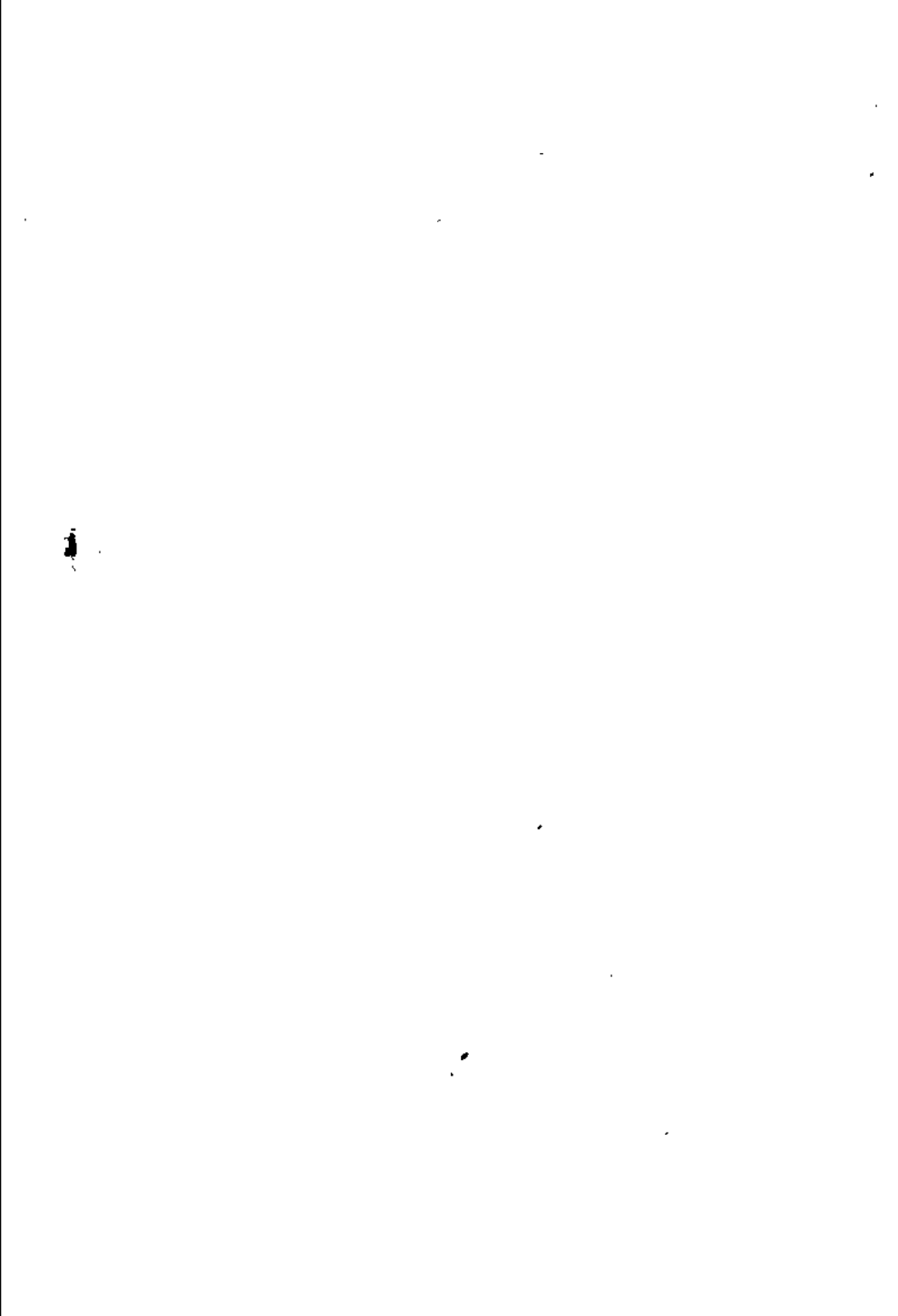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为了不影晌读者的阅读乐趣，删去编者所作“前言”和“后记”部分。读者毋须引导，而后记中对资料提供和编辑者的一串感谢，似也无必要。我们认为：文学，是老百姓共同拥有的精神食粮，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指示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。

三、为了不使读者花费冤枉钱重复购买，删去大部分名家名作，包括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叶蔚林《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》，王安忆《荒山之恋》、《小城之恋》、《锦绣谷之恋》、《岗上的世纪》，铁凝《麦秸垛》、《玫瑰门》，陈洁《大河》等等。周克芹、张贤亮、贾平凹、刘恒、苏童、王蒙的作品一篇未收。他们的作品市场有许多。而以《白鹿原》大爆当代文坛的陈忠实的作品，选用了不为人知的《唐家大院》。对英年早逝的路遥、莫应丰，其作品，仅选《黄叶在秋风中飘落》和《黑洞》。以《红高粱》、《欢乐》轰炸文坛的莫言，删去收入一篇《白棉花》。读者通过阅读会发现：高平名作选集别有一番惊人新天地。

四、在目前这个“创作自由”的时代，所有真诚讴歌、深刻揭示社会真实，关心老百姓生死存亡命运的所有作家，致以敬礼！

花子金

1994 年末于羊城青龙里操斋



目录 B 卷

- 拐爷的罗曼史 魏兰波(7)
- 福林和他的婆姨 朱晓平(49)
- 闰七月 铁 凝(111)
- 五峰楼的传闻 陈景河(155)
- 溪边有水碾 孙健忠(249)

小镇五魁	赵和平(327)
女子船队	徐朝夫(361)
东方的神	蔡测海(431)
在自然风景区	陈小初(479)
大刘庄	王安忆(537)

大印子见俺进了院，转过脸来。哧哧哧，两个大奶子又白又圆，像褪了毛的猪屁股。俺不吱声，也不眨眼，直勾着眼看着。原来她的衣襟下盖的是这么两个坨坨！和奶奶的不一样，奶奶的奶，瘪塌塌的，像两个空布袋，吊吊着。

俺正看得发呆，大印子问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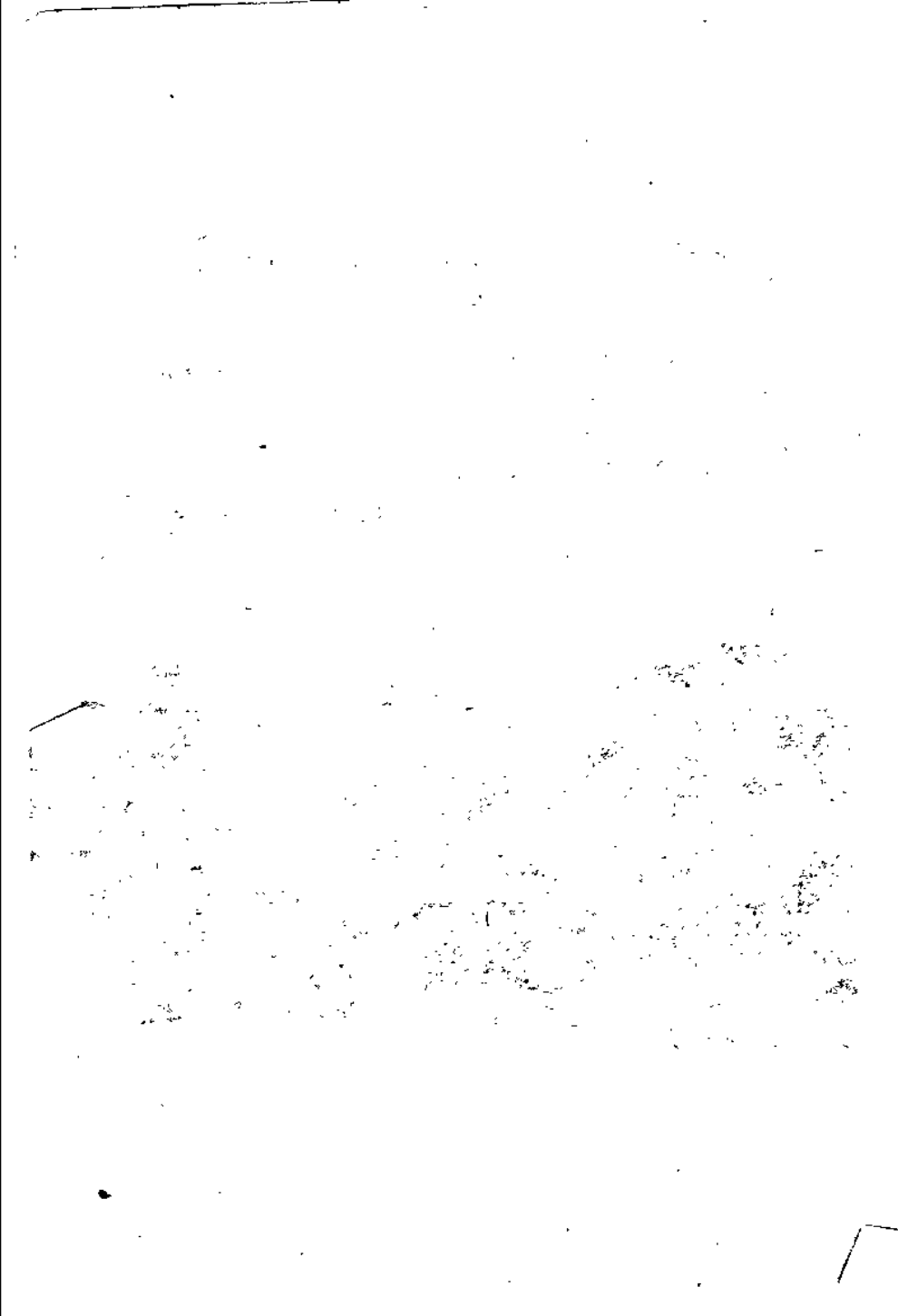
“看什么，叔公公？想吃啊！”俺记得她一辈子就叫过俺这么一次叔公公，还是光着脊梁叫的。

俺说：“谁吃你的！俺自个儿有。”

“哈哈”她笑起来了，“你那奶呀！连跳蚤也不稀罕咬一口。”

——魏兰波《拐爷的罗曼史》





拐爷的罗曼史

魏兰波

俺们何家祖上，到底出过多少聪明人，多少傻瓜，多少体面人，多少窝囊废，没人统计过，俺也说不清楚。不过，俺倒觉着拐爷可算作一个。一个什么？一个聪明加傻瓜，体面加窝囊的人。

俺这会儿就说说他。

拐爷，文盲，光棍，是个劊猪的。

拐爷官名何有桥，是他自己起的名字。那是他爹去世的第二年，他娘乘船渡河，不料一阵狂风吹来，船底朝天，落水淹死了。拐爷悲痛万分，从此恨透了河。拐爷姓何，何河同音，他以为是一个字，娘就死在这个“河”字上。

“为嘛要姓这么个姓！”他开始厌恶自己的姓。姓不好随便改，不改又不吉利，他骂写《百家姓》的：“×，《百家姓》上非要个河，为嘛不写个桥字？”心里一想到桥，他忽然来了主意：“嗯，姓上有河，名上有桥，就不碍了。”于是，他给自己起了“何有桥”这个大号。

由于官名起得太晚，人们没有叫开。还由于职业关系，卖啥

创啥牌号，随着名声的扩大，渐渐地，他的名字被叫白了，叫成了“何有劊”，还有人图省事，干脆叫“何劊”了。

一次，何有桥劊猪，因为一时大意，猪又疼得发疯，刀刚一下去，猪猛一回头，一口叼住了他的腿肚子。两颗猪牙嵌进骨缝里，咬伤了大筋，后来落下了毛病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由此，他又添了一个名字：拐子。俺不能这么叫，虽说他比俺爹小一岁，可他是俺爹的远房叔，按辈分俺得叫他爷爷，所以，俺从小到大都叫他拐爷。

俺记得，拐爷年轻的时候就有那么点爷爷味儿：说话慢慢悠悠，行事规规矩矩，不惹事，也不生非。他不大爱笑，可也没啥脾气，总是那么粘粘糊糊的。

拐爷会拉胡胡，用嘴拉：

“冷、根儿、里、根儿、冷——”一个调。拉的什么曲儿，不知道，俺没问过。

拐爷有家无眷，光杆一人，又跛着一条腿，怪可怜的，俺奶奶特别疼他，他和俺家门挨门他常到俺家来。他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小小孩。

“秃子，”他是叫俺。俺真不明白，俺落生明明长着一头黑发，可奶奶偏偏经起了这么个别扭名字，拐爷也这么叫，“过来叫爷摸个雀儿。”

呀！手劲可大哩，一揪老长。俺大喊大叫：

“断了！断了！拐爷撒手！”

俺一叫，奶奶在一旁也说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孩子求饶了，放开吧。”他才撒手。

“嚷什么！”拐爷冲俺努嘴，一努老高，气可大了。

“揪断了，不能撒尿了。”俺向他解释。

“甭怕，揪断了还长呢。”说完，“冷根儿”着走了。

俺大喊大叫，其实，并不是因为疼，俺是怕他给揪下来吃了。

这是大印子说的。她说：“拐子早晚把你的雀子劊下来，炒辣椒吃了。”

大印子是隔壁春生的媳妇，人长得白白的。她过门时年十九，俺五岁，可俺长春生一辈，是她的叔公公。她不叫俺叔，叫“收”，还叫出一种怪声，叫出一个尖音儿，笑也不像个笑，皮里巴唧的。叫“收”就叫收吧，反正俺是你公公，你不是俺公公。

俺是拐爷的孙子，大印子是俺的侄媳妇，按理，她称拐爷老爷爷才对。她不，半疯儿，她看到春生和拐爷相好，两人感情深，她就称拐爷大哥——大伯子。俺们大营村本来就户多姓杂，辈分特乱，两个人到一块还不显什么，要是三个人，五个人聚在一起，那称呼怎么也对不上茬口。大印子又这么一来，行了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

要知道，俺们村辈乱，可规矩不乱：小叔子可以冲着嫂子撒尿，大伯子不可以当着兄弟媳妇说笑；嫂子可以在小叔子面前脱裤子，兄弟媳妇可以在大伯子面前卷袖子，严着哩！大印子自己大大咧咧，马马虎虎，拐爷可就难办了；拐爷难办，俺也跟着吃亏。大印子好充大，俺无形中就得充小，她的话俺不能不听。她不许俺去看拐爷劊猪，说小孩子不兴看这个。看了回来，她就说：“还看，还看，拐子早晚把你的雀子劊下来炒辣椒吃了。”俺真信了，所以，拐爷一揪俺，不疼俺也大喊大叫。

拐爷劊猪是够厉害的，“嚓”！一刀下去，两个猪蛋就下来了，光溜溜的。

二

拐爷劊猪有瘾。他别无所好，一心劊猪，要是见了该劊的猪不劊，他就迈不动腿，手心痒痒。拐爷是劊猪“世家”出身，“世家”出身的人，据说都犯这病：有瘾。拐爷劊猪是从他爹那里学

的，爹从爷爷那里学的，再上一辈也会。拐爷家里还供着师祖哩，一张老八辈子的画像，纸都黄了，逢年过节，他都得要烧香磕头。拐爷说那是华佗，传下了劊猪手艺，给后人造了福，不能慢待了他，华佗是位名医，不是劊猪的，拐爷把他奉为师祖，可见劊猪属外科手术门类。

拐爷有一把漂亮的“两头忙”桃花刀，一头是刀，一头是钩。一叫“桃花刀”，其实有刀没花，是一个桃形的扁状刀片，顶端有个锋利的尖儿，两边是雪亮的刀刃。有一把暗器似的柳叶刀，窄条、短柄，也是两面带刃，其快赛过剃头刀，样子很像侠女用的袖剑。还有一根钢针，带弯儿，针鼻上一年到头穿着细绳。拐爷一有空就拿这三件宝贝磨呀擦呀，打磨得锃亮，不带星点儿锈痕。俺们村，以及左右前后的邻村，要是有人打个招呼，或是捎个口信来，说要劊猪，他就带着这些宝贝出门，随叫随到，从不耽误。有时候他主动去，说：“猪走膘了，该劊了。”人家说：“行啊，劊吧。”他就动家伙。

“走膘了”，这是拐爷独创的一句话，是说“猪走心了，掉膘了”，拐爷两句话并作一句话。

开劊了，拐爷手里拿着一把菜叶子，打开猪圈门，嘴里喊着“蹦蹦蹦蹦……”边喊边往后退。那头已到青春期的的小母猪，哼唧着，一甩一晃地跟过来。拐爷伸手抓住一条后腿，轻轻一扳脑袋，那猪便脸贴地躺下来。拐爷一只脚踩住猪耳根子，用手往后扳一下猪腿，再用另一只脚踩住，猪腰杆子挺直了，拐爷的两只手也腾出来了。拐爷左手的拇指按住猪肚子（倒数第二、第三个猪乳头之间的左上侧），右手里的桃花刀距离左拇指尖一分，直切下去。刀是两面刃，口向两边开，不用左右走刀，切口就完成了。借着猪一声嘶叫，腹内自然增压的工夫，拐爷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成直线，同时一揉一挤，“咕嘟”，一节油亮的“紫肠”（拐爷叫“紫肠”）如同一只活蹦乱跳的肉虫，自动跳出腹外。拐爷捏住“紫

肠”往外抻（劲要适中，不能抻断了）三抻两抻，把一个没皮的“小老鼠”拖出了体外；接着又是一声猪叫，拐爷又是一揉一挤，又一根“紫肠”跳出来。又以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“小老鼠”抻了出来。不费事，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，解决了猪的一辈子的问题。拐爷劊公猪也是这样，猪蛋自动往出跳。区别只在于姿式不同，“男左女右”，公猪挨劊时左侧卧，左脸贴地，母猪右侧卧，右脸贴地。

劊完了，一撒手，那猪“哧溜”一下窜回猪圈里。拐爷说，猪会记事，你在外边劊它，它就记住外边危险，跑进圈里躲起来；要是在猪圈里劊它，它就认为圈里危险，外边安全了，“噌”地一下蹿出去，追也追不回来。拐爷说猪通人性。人们说，拐爷通猪性。

人常说，瞎子手黑，瘸子心狠。瞎子手黑不手黑，俺没见过，说不清楚。不过，要说拐爷劊捣蛋的大猪心不软，那倒是真的。年前，俺爷爷买来一头小公猪，奶奶喂着。长到十来斤上，爷爷请拐爷来劊，奶奶不许，猪是立冬以后下的，奶奶怕劊了冬天冻死。过了来年清明，猪长到了八十斤，再也不长了，瘦骨嶙峋，丑陋不堪，还接长不短的犯毛病，犯起病来疯闹，像人中了“花花风”似的，喂它不吃，不喂又拿着猪圈墙撒气，光猪食槽就不知被它拱翻了多少回。眼看着光长年纪不长肉，不劊不行了，没法子，俺爷爷把拐爷请来了。

这天上午，天晴气清，蓝天如水，阵阵春风，十分柔和。拐爷要劊俺家的大猪成了一大新闻，看热闹的人潮水似地涌来。

这头猪又精又凶，贼眉鼠眼，拐爷一来它就猜出了八分，眼里闪着敌视的目光。拐爷用老办法引它出圈，它带搭不理，过了好半天才半信半疑地跟过来。拐爷冷不防一下子抓住了猪后腿，不待它回头，便倒提了起来。拐爷抖开麻绳，捆起猪后腿，连拉带扯吊在了圈墙上。那猪头冲下，拿大顶，倒立着。它怒了。两只前爪胡扒乱挠，头摆动着，见什么，咬什么。拐爷站立一旁不动。

声色，眼瞅着它闹腾。

猪闹腾够了，拐爷也攒足劲了，手握着桃花刀走了过去。伸手抓住猪蛋根子，擦了擦，猛地往下一摞，猪蛋囊立时紧绷如纸，闪闪发亮，里边两个球球欲出无门，欲退无路，鼓得像火柿子一样。拐爷用桃花刀在那层薄皮上连划了两个口儿，随即双手一挤，“噗、噗！”两个油光光的玩意儿几乎是同时跳了出来。拐爷收起桃花刀，换上那把“袖剑”，就听“嚓！”地一声，两个粉红色的猪蛋齐根切下来。拐爷又掏出那根弯针，对齐了切口，不慌不忙地缝起来，那缝法和奶奶缝麻袋差不离。

猪回到圈里，挨墙站着，两眼发直，像在梦里一样。下半身倒没见什么异常，只是两个肩膀嗦嗦发抖，像是三九天激过了冷水，又像是被拐爷一刀从身上摘去了两个热火罐儿。

楞怔了一会儿，猪从梦中醒过来了，仰起脸看了看围观的人，又摆摆头，“哼哼”了两声，像是说：“俺这辈子算完了！”然后，朝圈外白了一眼，甩晃着，走到旯旮里躲起来。

围观的人看看猪，又看看拐爷，连声夸赞起来，有的说，这猪不善，非拐爷劊不了它。有的说，拐爷劊猪的手艺比他爹、比他爷爷都强。还有的说，劊猪只有劊这样的才显手段。俺爷爷说了两个字：“没比。”意思是，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劊猪的能比得过拐爷。

拐爷也看了看猪，又看了看老少爷们，憨笑笑，不紧不慢地收起工具，又拎起两个猪蛋，说了声：“回家炒椒辣吃去。”说罢，“冷根儿”着，一拐一拐地走了。

三

就像是劊猪刀不小心碰到了女人的末梢神经上。拐爷漂漂亮亮地给俺家劊了一头公猪，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刘千的媳妇王巧月。

猪又不是她的，又没劊出毛病，碍她什么了？不知为什么，她恨上了拐爷。

王巧月虽说人样子长得不错，可心眼子不好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讲了东邻讲西舍，明明自己一身毛，硬说别人是妖怪。她邪好煽风点火。村里要是三天没人掐架，她就不自在。人不正经，名声不好，偏又爱咋咋呼呼。她还有个讨厌的毛病：人家越是看不上她，她越好出头露脸，越是不该她去的地方，就越少不了她；拐爷那天劊公猪，她是唯一的女人，夹在人群里观看。

拐爷一刀下去，猪还没来得及叫唤，王巧月先哀叫了一声：“娘哎！”人们把目光从粉色的猪蛋上移到她的脸上，这才发现她脸色煞白，皮肉抖动，好象抽风一样。人们顾不上看猪了，全看王巧月。

“她怎么来了？”俺爷爷头一个向身边的春生发问。

“想开开眼呗！”春生撇嘴说。

“这也是娘们家看的？”旁边另一位老爷子插言。

俺爹说：“别说是劊猪，骗驴、骗骡子她也要看。”

“她来没好事。”

“八成。”

老少爷们没有说错，王巧月看过这次劊猪，一有机会就糟踏拐爷。王巧月那张嘴说什么也闲不住了，见了女人就说拐爷，说拐爷那把桃花刀怎么怎么绝，说那头猪怎么怎么惨，说拐爷如何凶狠残忍，如何伤天害理……说拐爷歹毒得连猪都妒忌，把拐爷说得心狠手毒，禽兽不如，比吃人的魔王还坏。俺们村有那么几位表面正经、背后偷汉子的女人，本来就瞧不起劊猪的，又听王巧月添枝加叶，绘声绘色地这么一说，简直把拐爷看成了一个魔障。她们见了拐爷，不是躲着走，就是拿眼斜他，躲不开了，就冲他张鼻孔哼，发猪音，要不就扭头往地上啐唾沫，好象拐爷偷走了她的裤衩子一样。

一天，拐爷“冷根儿”着从俺家出来，一抬头见门前的井台上围着一群女人，有的打水，有的洗衣裳，一边干着，一边议论。拐爷一看那里边有王巧月，再一听，人们正在说他。

“下辈子变什么也别变猪，可了不得！”

“变猪也千万别犯在拐子手里。好狠呐！”

“你说拐子怎么也不想想，劊掉了那个，猪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真缺德！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，光棍子就是妒忌，看到猪舒坦了他都生气。”

“那猪也是，它就单咬他腿，怎么不把他那个咬下来！”

“谁家要是瞎了眼，把闺女嫁给他，那才是丢人现眼呢，八辈子甭想抬头。”

“他还想要媳妇？”王巧月嗓音最大，“作梦去吧！叫他打一辈子光棍，断子绝孙！”

人们只顾不干不净地说着，不提防拐爷一歪一歪地来了。拐爷从不招惹女人，一群半大娘们平白无故地骂他，那他哪干？他发火了。

“俺劊猪碍着你们娘们家哪根筋疼了，你们凭什么骂俺！说俺断子绝孙，俺断子绝孙是因为俺有种没地！谁给俺当媳妇试试，看俺能不能揍出孩子来！”

“呸！不嫌寒碜。”“呸！没羞没臊。”……女人们的贞操受到侵犯了，一个个哭天嚎地，吵吵嚷嚷，像一窝母狼似的朝拐爷豁起命来。

拐爷不怵这个。他盯着王巧月问：

“俺寒碜什么？俺是偷了，还是抢了，说俺不嫌寒碜，高粱地里那些窝窝是谁的屁股砸的？你那些事当是俺不知道哩。”

话越说越高格，越说越出圈儿，越听越不堪入耳。俺奶奶在门口听不下去了，赶忙走过来排解。

“俺说他婶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劊猪怎么就断子绝孙？他爷

爷劊了一辈子猪，还不是有了他爹？他爹也劊了一辈子猪，还不是有了拐子？拐子娶了媳妇，也还会生出个劊猪的儿子来。”

俺奶奶在村里是个长辈，办事有根有底，现在说话又有根有据，句句在理。王巧月自知理亏，不言声了。王巧月不言声，别的女人也不吭气了。

拐爷气没出够，又冲着刘千家的大门，大叫：

“谁家的鸡巴们，欠火，也不好好管教管教！”

四

俺村的老娘们，嘴特别快。发生在井台上的那场争吵，很快传开了。先在娘们里传，后在小媳妇大闺女里传，到后来老爷们也知道了。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来传去，越传越走样，越传越高谱，传到后来，掐头去尾，就剩下拐爷的两句话：“俺有种没地！”“谁给俺当媳妇！”女人当中流言也多起来了，有的说，拐子想娘们想疯了。有的说，拐子叫猪咬伤了腿，“那个”没有伤着，能不想？更有嘴上没德的，说拐爷调戏王巧月。

话传到大印子耳朵里，她觉得拐子犯傻，难过地苦笑笑，过后也就忘了。话一传进春生的耳朵，他却上了心。一天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小两口又提起了这件事。

春生说：“拐爷老实厚道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成个家了。”

“你不说俺还想不到呢，这事包在俺身上。”大印子大包大揽。大印子娘家侄女，一年前死了男人，丢下一个两岁的男孩，孤儿寡母，日子过得艰难，早就有意改嫁，只是没有合适的。如今春生一提，她心热起来：“这么着，俺把侄女给他。明天俺就去说。”

大印子说话算话，过了几天，她侄女果然来到了姑母家。春生心里高兴，赶忙把拐爷请来，要双方当面相看。女方名叫大翠，长得不算标致，但性情温和，人极老实，拐爷当场说了一个字